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八至四十

府丞臣龔驂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溶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八

王禮考十四

巡幸

乾隆三十年正月

上奉

皇太后南巡先是二十八年十二月

諭曰兩江總督尹繼善等合辭具奏請於乾隆乙酉年

再舉南巡之典以慰臣民顒望一揭朕惟江浙地廣民殷一切吏治農功均關要計且襟江帶河濱湖近海之區籌畫澤國田廬無一不重縈宵旰前以壬午歲恭奉

安輿時巡周覽凡淮河水誌節宣牐壩啓閉以及杭屬塘工勘建柴石料段諸事宜曾與封疆大吏目擊手畫以期利濟羣生年來疊經督撫等疏報下河郡邑汛水恬流並無漫溢惟是浙中海潮漲沙雖有起機大

溜尚未趨赴中亹是深所廑念而修築柴石諸塘亦
嘗親閱其工以便隨時指示又近日特遣大臣督修
水利如淮河荆山橋等處亦為數省灌輸喫緊關鍵
所以驗前工而程後効正惟其時矧東南歳事頻告
豐登洪惟
聖母皇太后福履康寧彌臻純嘏於是承
歡行慶答士民望幸之忱稽典實為允協著照所請准於
乙酉之春諏吉南巡其河工海塘應親臨省視者即

行先期預備至前此燈綵繁文曁扈從人員僱覔巨舟并爲估公館諸禁已屢頒諭旨即朕所過行宫道路距上屆爲日匪遥祇須灑掃潔蠲足供頓憩不得稍事增華勞費副朕仰承

慈豫俯順輿情之至意將此通諭各該衙門知之至是

駕發京師至景州

諭曰朕恭奉

皇太后安輿省方問俗凡清蹕所經祇令灑掃潔淨毋事

華飾及添建行宫屢經降旨申諭而地方大吏以
慈駕臨駐旃廬究不若屋宇之安善尚有葺治行館以供
憩息者因其義適温清且成事不説是以不復禁止
兹停蹕景州見一切位置頗爲妥適從前所賞公帑
尚恐不敷應用在封疆大臣善體朕意雖不敢派累
閭閻而各官或有捐廉經理亦非所以示體恤著加
恩于直隸存公項内賞銀二萬兩以裕工作之費再
山東亦有新建座落三處經畫諒與直隸相同亦著

於該省存公項内賞銀二萬兩充用該部即遵諭行

至山東遣官祭

東嶽

先師孔子闕里

元聖周公廟入江南境遣官祭

河瀆

淮瀆

江瀆

駕至清河縣渡河
閱清口東壩木龍至蘇州
詣
文廟行禮至海寧縣
閱海塘
幸尖山觀潮
諭增築塘下石坦水三層以衛石塘至杭州遣官祭
禹陵

南鎮

海神廟

閱兵

御試進獻詩賦士子中選者四人

特賜內閣中書至江寧

親祭

明太祖陵

閱兵

御試江蘇安徽進獻詩賦士子中選者十一人
特賜內閣中書至淮安
閱高家堰堤工至徐州
閱河工遣官祭
河神廟
駕自德州登陸回鑾
命簡親王豐訥亨等扈從
皇太后聖駕由水程回京

乾隆三十二年二月

上巡幸天津先是正月

諭曰朕於二月二十五日啓鑾巡幸天津閲視河堤所有應行備辦事宜著各該衙門照例預備至是

駕發京師

閲淀河

諭曰朕此次巡幸天津閲視河堤經過陸路水程該地方官預備座落數處以供憩頓恐應銷公項銀兩不

數需用著於長蘆應解內務府銀兩賞給銀三萬兩
以為辦差之費三月
閱子牙河堤
幸王福佑寺
海神廟拈香
觀海
觀鹽池
閱兵

上回鑾

三十五年三月

上奏

皇太后巡幸天津北是三十四年十二月

諭曰據楊廷璋奏淀河神宇告竣請奉

皇太后安輿拈香祝釐一摺天津近依輦轂朕前此親臨巡

視經理淀河工程俾得永資樂利復以

神庥昭應歲稔瀾安勅建淀神祠宇同荅嘉貺該督

既稱茲當輪奐維新之會喜值普天同慶之時畿輔
輿情願切瞻就自宜俯從所請於明春掖
輦承
歡祝延瞻禮以慰烝黎望幸之忱明年為朕六旬慶節敬
當展謁
東陵
西陵禮成旋蹕正屆春和即敬奉
慈輿詣吉前往該督其飭所屬一切務從儉約毋得增飾

繁文副朕行慶省方嘉惠甸民之至意所有應行預
備事宜著各該衙門照例預備又奉
諭曰明歲爲朕六十壽節祇循彝典躬謁
東陵
西陵復據楊廷璋奏直隸臣民情殷瞻就籲請敬奉
慈輦巡游天津以申祝
釐望幸之忱業已降旨允行隨即奏聞
聖母並蒙

皇太后以後歲為
八旬萬壽亦欲於明春同朕展謁
兩陵禮成再幸津門朕敬承
懿旨益切欽愉謹涓吉於來年二月十八日恭奉
皇太后聖駕啓鑾所有應行典禮著各該衙門敬謹預備
至是
上奉
皇太后謁

東陵
西陵禮成
巡幸天津三月
詣
淀神廟拈香
閱文安堤
幸望海寺拈香奉
皇太后至海光寺拈香

閱操
諭曰朕因淀神祠工落成親詣瞻禮並允直隸天津臣
民之請恭奉
皇太后廵幸天津共伸慶祝地方官於淀神祠旁及左格莊
二處添行宮以供
安憩臨幸時因其事屬已成不能復為禁飭但工作未
免煩費雖伊等義效尊親朕實不欲其過耗物力著
將此二處行宮各賞銀二萬兩於鹽課應觧内務府

銀兩項下撥給俾資興葺之需並諭該督等嗣後毋
得稍有增飾及新建行宫以副朕體恤崇樸至意
上回鑾
三十六年二月
上奉
皇太后廵幸山東先是三十五年八月
諭曰令歲廵幸天津山東撫臣富明安至行在覲謁以
明歲恭遇

皇太后八旬萬壽普天同慶奏請登嶽祝
釐且言該省臣民五年來望幸之情實為誠切籲懇至於
再三朕因奏
聞
聖母以泰山廟宇鼎新欲
親詣拈香展敬朕亦以
闕里久未臨謁便道往泣於禮為宜而往返俱由水
程可適

高年頤養面諭該撫俟秋成後再行降旨兹該撫奏山左二麥既穫大田豐稔比户盈寧爰允所請於獻歲春和恭奉

安輿擇吉啓蹕以臚懽抃而迓

慈禧惟是連歲恭逢

慶典業於春巡津淀時俯順輿情俾共伸巷舞衢歌之悃來年巡蹕所至非但甸畿境内不宜復事縈文即東省入疆以後亦不當綴景增華致滋糜費朕省方問

俗念切覲民惟以閭里恬熙羣情愛戴為樂若備陳彩飾紛耀川塗不足觀美而徒耗物力實所不取該督撫其善體悋遵毋違朕命將此宣諭知之又諭曰明春恭奉
皇太后巡幸山東由通州水路至德州登陸仍自濟寧水路回鑾所有御舟後親隨船十餘隻仍照今歲自天津回鑾之例備用外其餘隨從之大臣官員人等俱由陸路扈行該督撫即飭屬留心體察毋任胥吏人

等借端封禁船隻致滋紛擾著將此宣諭直隸山東督撫等知之至是

駕發京師

諭曰今日至寶稼營登舟見所設水營外圍席牆槪行冪以黄布甚屬非是向來廵幸所經水程營盤外牆率以葦席為之儘足以嚴外内惟江浙兩省因葦席稀少代之以布即與内布城相屬高下亦畧相等今乃於葦席之外復加布襲且高逾數仞儼如大牆其

意何取布疋為小民被服所需豈宜妄為耗費即如武清等縣去夏曾經被淹因加恩從優賑䘏幸而民無菜色稍為慰懷若留此布為貧民襦袴之用資衣被者不知凡幾顧置有用為無用使不知者幾擬於土木衣文繡豈朕省方觀民之意司妝之謂何曾不如體下情承上德乎前途有如此者即撤去所有布疋聽民間買用庶不至成棄物山東毗連直隸恐亦聞風效尤並著速行除撤至水營内所備座落數椽

該督之意為朕披覽奏牘名對臣僚而設亦甚無謂且又未預為奏明又屬冒昧朕自辛未南巡以來川塗所涖每月辦理庶務延見臣工俱在御舟諸凡甚為攸適且並未以舟居廢事衆所共知此次允富明安之請巡幸山東所重在問民疾苦嘉惠羣黎實不欲絲毫耗及閭閻物力猶恐地方大吏踵事增華屢經諄諭一切務從儉約毋飾浮靡不啻三令五申楊廷璋何竟不知仰體朕意若此著傳旨申飭并將此

通諭知之

駕至山東

上幸靈巖寺拈香

詣

岱廟拈香

詣壺天閣

碧霞宮拈香

御試山東省進獻詩賦士子中選者二人

特賜舉人一體會試至兖州城

上臨閲復聖廟

詣

孔林酹酒

少皡陵

元聖廟行禮

賜衍聖公合族等飯

諭曰前歲修葺太學告成因念

闕里廟堂設有犧象諸尊爰擇舊藏周範銅鼎尊等
十事陳之
大成殿用備禮器茲臨幸曲阜祗謁
先師閱視所列各器不過後漢時所造且色澤亦不
能甚古惟茲昌平
聖里宜陳法物以為觀美著倣太學之例頒內府所藏
姬朝銅器十事備列
廟庭用愜從周素願俟回鑾後慎選郵發交衍聖公

孔昭煥世守勿替以副朕則古稱先至意

上回鑾

三十八年三月

上啓鑾祗謁

泰陵禮成從奉

皇太后巡幸天津先是三十七年九月

諭曰昨據周元理奏請明春巡幸津淀仰懇敬奉

皇太后安輿周覽畿甸以洽

慈歡並請趙北口登舟一路均係水程較為安適等語朕
俯循輿望恭請
懿旨仰蒙
慈諭欣悦允行明歲
皇太后自京啓鑾由黄新莊涿州至紫泉一路于趙北口
登舟所有應行預備事宜各該衙門照例敬謹預備
至是正月
諭曰朕于三月初三日啓鑾祗謁

泰陵禮成後奉
皇太后安輿巡幸天津距京師不過數程較之熱河道里
猶近非若巡幸他省可比如河東總河及山東河南
二省巡撫以地壤相接就近奏請覲光原為合理即
如鹽政織造等呈進備賞之物亦尚有因至各省督
撫等差人齎摺請安已可不必乃督撫等相率進獻
方物甚屬無謂念其遠道而來至貴跋涉難以槩行
屏却因量收食物數種以備隨營賚予但封疆大臣

惟當善體朕心似此非理之禮實所不取嗣後巡幸
近畿各督撫務恪遵此旨不得復有進獻將此通諭
知之
上詣龍王廟拈香
閲永定河堤
諳
淀神祠拈香
閲淀河

御試直省進獻詩賦士子

特賜内閣中書者一人給舉人者四人

詣教場閱兵

閱永定河下口堤

上回鑾

四十一年二月

上奉

皇太后巡幸山東先是正月乙未

諭曰前據將軍阿桂等奏蕩平金川大功業已全定史
無侯馳報紅旗令諏吉二月初九日啓鑾先詣
東陵再謁
西陵申達集勲忱悃禮成回至南苑恭奉
皇太后聖駕由桐柏村登舟巡幸山東由德州遵陸披
輦展謁
岱廟祗迓
慈鑾即詣

闕里告成瞻禮仍於濟寧由水程回鑾計當將士凱
旋之期即可舉行郊勞以彰定武鴻庸所有應行一
切典禮各該衙門照例敬謹預備至是
上謁
陵禮成二月
上詣
皇太后行宮請安即恭奉
慈駕登舟巡幸山東三月

諭曰朕以金川全境蕩平恭奉
皇太后安輿巡幸山東告成
闕里先期諭知該督等道途無事點綴繁文茲桐柏村駐蹕之所祇循向有行館而自寶稼營登舟以來水營規模亦悉仍其舊但程站較多地方官修葺經理亦未免需費著加恩於長蘆鹽課應解內務府銀兩內賞銀一萬兩以示體恤又奉
諭曰朕因兩金川全境蕩平恭奉

皇太后巡幸山左登
岱延
禧告功
閭里巡撫楊景素以遵陸後沿途雖舊有行宮而自
德州至平原程站較長因於適中處所添設樸屋數
楹以備
聖母慈躬安憩於
高年頤養為宜是以不加禁止茲臨駐所至見其規制雖

不事奢華而結構究不無所費且逐程修葺行館亦不免稍需用度著于山東鹽課內賞給銀二萬兩以示體恤又奉

諭曰朕前歲閱視河工臨涖天津督撫等有逐道進貢者曾降旨通諭飭禁茲因平定兩金川巡幸山東告成

闕里各省督撫呈遞貢摺者甚多殊屬無謂朕鑾輅所經如本省大吏呈進方物尚非過分即各鹽政關

差織造間進紬緞等項以備賞賚亦尚有因乃各省督撫竟相率遠致皮張緞匹等物為誇多鬬靡之舉朕非但不喜且覺煩瀆可憎封疆大臣朕委任以地方政務惟視奉職程其殿最豈因進貢衡其短長伊等何不知善體朕意冒昧若此乎所有此次各督撫呈進之物已諭令奏事處槩行擲還仍著傳旨申飭嗣後遇朕廵幸務恪遵此諭毋得復有進獻將此再行通諭知之

上詣遥參亭
岱廟拈香
上詣泰山壺天閣南天門
關帝廟
碧霞宫拈香
賜山東廵撫以下及鹽政等官食
御試山東及各省進獻詩賦士子
特賜内閣中書者二人賞給舉人者三人

上諭
文廟行釋奠禮
賜衍聖公及孔氏族人食復
諭
孔林酹酒
少皞陵
元聖廟行禮四月
上登舟至分水龍王廟

關帝廟

禹王廟拈香

諭曰此次廵蹕所經直隷山東兩省每日俱有戲臺承應甚或間以排當殊屬無謂朕啓鑾前再三申諭勿務繁文而地方官總不能實心仰體朕於道旁老幼扶攜瞻覲嘉其情殷愛戴每顧而樂之至於沿途點綴飾為巷舞衢歌之象從未嘗攬轡停輿一為聽覽亦何必為此無益繁費乎前次恭奉

皇太后巡幸江浙臚歡祝
釐所至或綴陳燈綵音樂以奉
慈娱因兩淮蘇杭地本殷阜且俗尚如斯遂爾不加斥禁
然亦初不以為觀美若北方風氣淳樸豈可效其所
為又從而踵事增華乎況今年巡泣山東原因臨清
地方前歲經逆匪王倫滋擾閭閻不免凋敝故欲親
臨閱視以慰厪懷適當平定兩金川告功
闕里登堂展禮藉申五年疎濶之忱又因道經泰山

祇奉

安輿詣

岱廟瓣香展敬以迓

鴻禧此則朕自抒尊養之誠有司等固不當援引南廵祝

嘏之例也朕省方問俗惟以民生休戚為念而農田晴雨

尤軫于衷即如三月朔日天津途次優渥春膏夾岸

麥隴青葱深為欣悅乃自入山東境至今為之望霖

已經彌月雖有廉纖微潤而甘澍未得霑需麥禾漸

覺減色朕心實切焦勞即行館供陳亦為之居不安席豈復能適意乎督撫等當以朕此心為心方不負朕委任至意朕簡畀封疆大臣惟視其留心民事者加之恩眷從未嘗因其能辦差善承奉稍為嘉奬此尤中外臣民所共見共聞者督撫等可不知所趨向乎朕行事期為天下後世法方今綱紀肅清朕巡省周咨並不以游觀為事諄諭諄諄督撫等尚且不能深喻朕意我子孫若能恪守朕訓庶不致為奢靡所

移設或稍不自持畧涉流連游覽督撫因而曲意逢迎其流弊伊于何底此於國運人心所係甚鉅可不共知儆懼乎又如前四次南巡大學士傅恒總理諸務極為安靜邇年兩次東巡大臣等管理一切雖尚屬妥協而行營已不能如從前之一無所事又漸有餽遺之風扈從諸臣不可益加戒勉乎今日召見軍機大臣並周元理楊景素詳悉誡諭並將此通諭知之

駕至天津

詣

海神廟拈香

御試直隸及各省進獻詩賦士子

特賜內閣中書者五人賞給舉人者三人

上御舟至望海寺香林院拈香

上回鑾

四十五年正月

上啓鑾南巡先是四十三年十月

諭曰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閩浙總督楊景素等合詞陳奏以江浙臣民望幸甚殷且河工海塘皆冀親臨指示懇請於庚子春再舉南巡盛典以愜輿情一摺朕於乙酉南巡回鑾時因耆孺攀戀情殷曾許以翠華再涖然敬念

聖母皇太后春秋已高難以再奉

安輿長途遠涉遂諭江浙大吏不必更以南巡為請而江

鄉士庶愛戴依戀之情狀未嘗不往來于懷距今已十有四年其顒望悃忱自益肫切且自前巡閱定五壩水誌以為展拓清口之準下河從此遂免水災嗣聞黃河倒漾所繫甚重因酌定挑濬陶莊引河面諭薩載籌辦河成而清黃交滙處移遠清口不復有倒灌之患但下游尚有停淤亦不可不除其流弊而一切善後事宜若非臨涖閱視究不能悉其實在情形至浙省海塘近來潮勢漸趨北岸深為廑念亦不可

不親為相度機宜令高晉等既有此奏著照所請於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諏吉啓鑾巡省江浙便道閱視

河工海塘所有各處行宮座落俱就舊有規模略加

葺治毋得踵事增華致滋煩費至該督等以庚子年

適逢朕七旬萬壽欲就近舉行慶典則斷不可朕本

意以庚子年為朕七旬慶辰越歲辛丑即恭逢

聖母九旬萬壽斯則敷天同慶自當臚歡祝嘏以抒萬姓

悃忱今既不能遂朕願尚復何心為己稱慶況朕躁

途所經老幼歡迎扶攜恐後未嘗不顧而樂之若經棚戲臺侈陳燈彩點綴紛華飾為衢歌巷舞深所不取且非所以深體朕意也不特江浙臣民不當為祝釐之舉即凡內外大小臣工於朕七旬萬壽時亦均不得請行慶典以及進貢獻詩若伊等謂欲藉以申其尊敬之誠是轉增朕心之所不悅尚得謂之忠愛乎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十一月

諭曰前因降旨允江浙所請於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啓

鑾南巡並諭令沿途毋得踵事增華致滋糜費第念
蹕路所經江蘇地面較多水營行宮等事皆不能不
需用度前四次南巡俱曾賞給庫銀以資籌辦因諭
令高晉將現辦南巡差務需用銀兩若干通盤核計
據實具奏茲據高晉將上四次南巡報銷銀數及恩
賞銀兩開單呈覽並稱此次差務除添建行宮三處
餘俱撙節辦理較之上屆所費有減無增等語該省
辦理差務所用經費既有一定章程上屆乙酉年曾

經恩賞運庫銀三十萬兩以資籌辦此次著照乙酉
之例於運庫恩賞銀三十萬兩為辦理南巡差務之
用即著伊齡阿照數撥給仍具摺奏聞該督撫務須
董率所屬妥協辦理毋得絲毫科派閭閻致滋擾累
副朕觀民予惠至意該部即遵諭行至是
駕發京師
諭曰朕因東南黎庶望幸情殷爰舉舊章五巡江浙所
以省方觀民勤求治理清蹕所經各處舊有行宮祗

令掃除潔淨以供憩宿毋得踵事增華致滋糜費屢
經降旨諄切曉諭封疆大臣自能仰體朕心遵旨辦
理第念直省行館近京數程屢經駐蹕即圬墁裱飾
為費尚屬無多其自山東以至江浙所有行宮則自
乙酉南巡至今未經臨蒞閱時既久不免敧舊剝落
地方官修理葺治不無所費且山東江蘇二省俱有
添建座落此項用度聞各省俱係捐廉辦理在地方
大吏養廉豐厚分年扣捐以抒忱悃尚屬可行況朕

又復加恩賞給庫銀用示體恤伊等辦理儘足敷用若更因此派累閭閻致滋苛擾則斷不可且非朕念切民依行慶施惠之意也第恐不肖有司或有藉辦差為名暗中科斂而窮鄉僻壤未及周知亦有帮貼差費者一經察出必將該督撫等重治其罪以昭警戒其各凛遵朕旨慎勿自干嚴譴也將此通諭知之

駕至遥參亭

岱廟拈香遣官祭

先師孔子闕里

少皡陵

元聖周公廟至江南境遣官祭

河瀆

江瀆

淮瀆

駕渡河

詣陶莊龍王廟惠濟祠廣濟龍王廟拈香

閱清口東壩

駕渡江至金山江天寺焦山定慧寺甘露寺拈香至蘇

州三月

御舟至石門縣跋馬度城易輕舟至海寧州

詣

海神廟拈香

閱海塘至杭州遣官祭

禹陵

閱兵

諭曰朕清蹕時巡臨涖江浙原因廑念河工海塘親臨閱視兼以省方問俗順時行慶非為遊觀計也前屢經降旨所有經過地方止須掃除蹕路一切供頓毋庸踵事增華今浙省仍有添建屋宇點綴燈綵之事兼多華縟未免徒滋繁費朕心實所不取三寶王亶望均著傳旨申飭嗣後如再有似此過費者朕必加以嚴譴不能寬貸也

御試浙江進獻詩冊士子中選者四人

特賜內閣中書

諭曰朕巡幸江浙臨蒞杭州見西湖花神廟所塑神像及後樓小像牌字俱書湖山神位其像大小雖異而面貌相仿聞係李衛在浙江時自塑之像托名立廟是以後樓并有正夫人及左右夫人之像甚為可異李衛於督撫中並非公正純臣其在浙江亦無甚功德於民聞其仰藉

皇考恩眷較優頗多任性驕縱之處設使此時尚在猶當
究治其愆豈可令其托名立廟永享祠祀乎所有廟
中原像著該督撫俱即撤毁於前殿另塑潮神之像
並於後殿另塑花神花后以昭信祀
上回鑾
諭曰朕自三十年南巡以後迄今十有五年東南土俗
民風易趨華靡每朂督撫大吏諄諄化導務期返樸
還淳以臻郅治而江南之陶莊清口浙江之海寧塘

工其修舉尤關民瘼因允兩省督撫籲請於今春再舉時巡之典乃自啟蹕以來所過直隸江南一切行營供頓不過就舊有規模畧加修葺辦理尚為妥協而從事浮華山東已開其端至浙江為尤甚朕心深所不取現在陶莊及海塘各工經朕親臨指示所有應行修理工程特命頒發帑金交督撫等悉心妥辦將來工程完竣後朕當再行親莅閱視恐後任督撫見此次所辦差務已多粉飾未免踵事增華從而加

甚勢將伊於何底且江浙士民情殷瞻就者固多而
窮鄉僻壤或有名附讀書不能上進之徒本自憤懣
不平今因巡幸一切點綴過華朕視之實覺過當又
安能免若輩之議論乎朕臨御四十五年無日不廑
念民依乃以省方問俗之殷懷轉貽口實是誠督撫
大吏之不能善體朕心而朕亦將引以為愧矣著再
通諭各督撫以後務宜黜奢崇儉於地方諸大政實
心經理毋得徒事繁華致滋浮費以稱朕惠愛東南

黎庶之至意

上渡江至江寧府

親祭

明太祖陵

閲兵

御試江蘇安徽進獻詩册士子中選者十一人

特賜内閣中書江西士子二人

賞給舉人

閱高堰堤工

御舟過黄河

詣分水龍王廟

禹王廟拈香五月

上至圓明園

四十六年二月

上巡幸五臺山先是四十五年十二月

諭曰朕於明春二月十二日啓鑾巡幸五臺所有應行

預備事宜各該衙門照例預備至蹕路所經已降旨

止就舊有行宫量加修葺毋許再行添建該督撫等

務宜妥協辦理不得踵事增華致滋縻費以副朕省

方觀民之至意至是

駕發京師

巡幸五臺山

四十九年正月

上啓鑾南巡先是四十八年正月奉

諭旨曰兩江總督薩載閩浙總督富勒渾等合詞陳奏
以江浙兩省臣民望幸情殷且河工海塘以次告竣
一切善後事宜尤冀親臨指示懇請於乾隆四十九
年春六舉南巡盛典以愜輿情一摺朕自庚子南巡
時巡閱高家堰石塘及徐州城外石堤鉅工俱逐一
親臨指示茲據奏以次告成所有一切善後事宜自
應臨蒞閱視指授機宜俾河流永慶安瀾至浙省海
塘前經降旨將柴塘四千二百餘丈一體改建魚鱗

石塘為瀕海羣黎永資捍衛今要工將竣亦不可不親為相度且自四十一年告功

闕里後閱時已久應行展謁

孔林以伸景仰今據該督撫等合詞陳奏江浙兩省耆庶望幸悃忱尤為肫切著照所請於乾隆四十九年正月諏吉啓鑾祗謁

孔林廵幸江浙順道親閱河工海塘所有各處行宫座落俱就舊有規模略加葺治毋得踵事增華致滋

繁費該督撫等其善體朕意妥協辦理副朕省方問

俗觀民孚惠至意十一月

諭曰朕於明年正月十一日啓鑾南巡江浙閱視河工

海塘所有應行事宜各該衙門照例預備至是

駕發京師至山東

詣

岱廟拈香

詣

孔廟行釋奠禮致祭

少皥陵

元聖周公廟至江南遣官祭

河瀆

江瀆

淮瀆

駕渡河

詣陶莊

河神廟

湖神廟拈香

駕渡江至海寧州

詣

海神廟拈香

閱海塘至杭州遣官祭

禹陵

閱兵

御試浙江進獻詩賦士子中選者四人

特賜內閣中書至江寧府

親詣

明太祖陵酹酒

閱兵

御試江蘇安徽進獻詩賦士子中選者十五人

特賜內閣中書江西中選者二人

賞給舉人

回鑾至徐州

閱黄河形勢指授方畧

駕還京師

御製南巡記

舉大事者有宜速而莫遲有宜遲而莫速於宜速而遲必昧幾以無成於宜遲而速必草就以不達能合

其宜者其惟敬與明乎敬者敬

天明者明理敬

天斯能愛民明理斯能體物千古不易之理也予臨御五
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西師之事所
為宜速而莫遲者幸賴
天恩有成二十餘年疆宇晏安茲不絮言若夫南巡之事
則所為宜遲而莫速者我
皇祖六度南巡予藐躬敬以法之茲六度之典幸成亦不
可以無言我
皇祖蕩蕩難名予藐躬瞠乎景仰述且弗能作於何有然

而宜遲莫速之義則不可不明示予意也葢南巡之典始行於十六年辛未是即遲也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而辛未丁丑兩度不過勅河臣慎守修防無多指示亦所謂遲也至于壬午始有定清口水誌之諭向來河臣率皆靳拆清口恐干多費工料之議洪湖盛漲則開五壩下河一帶無歲不被偏災自壬午年三次南巡始定高堰五壩水誌高一尺清口即放開十丈為準候秋汛後洪湖水勢既定仍如常接鑲口門嗣是河臣恪守此法數十年來下河免受水患田廬並資保護丙申乃有改遷陶莊河流之為向來清水每慮黃水倒漾康熙己卯春皇祖南巡親蒞河干閱

視形勢　命於清口迤西陶岸挑陶莊引河導黄使北因河臣董安國開放過早旋復淤墊其後庚辰辛巳壬申甲午以及雍正庚戌歷　命大臣會同河臣籌勘挑辦功迄未就是以黄水倒灌舍開陶莊引河更無善策丙申春諭令河臣薩載詳悉履勘繪圖貼説往返指示即于是年秋興工至丁酉仲春蕆事開放新河大流暢達既免黄流倒漾之虞兼收清水刷沙之益因命建　河神廟以答　神佑詳見御製　碑記

庚子遂有改築浙江石塘之工

浙江海塘自戴家橋迤西皆柴塘不足資鞏護庚子南巡親臨閲視因飭該督撫於老鹽倉一帶改建魚鱗石塘仍諭令存留舊有柴塘以為重門保障辛丑壬寅等年陸續採辦石料勘石建築至癸卯八月該督撫富勒渾福崧等奏報海塘三千九百四十丈全行告竣

今甲辰更有接築浙江石塘之諭

浙江海塘老鹽倉一帶魚鱗石塘雖已全竣而章家菴以西惟藉范公塘土堤一道衛護形勢單薄不足以資捍禦因先期傳諭該督撫詳晰籌畫採石鳩工該甲辰南巡親臨指示不惜百餘萬帑金降旨一律接築石塘俾濱海黔黎永資樂利

至於高堰之增卑易磚

庚子南巡閱視高家堰工據薩載請將三堡六堡等卑矮磚工加高余以磚工究不若石工之經久因命毋惜帑貴一律改建石工分年修甃以資永遠鞏固

徐州之接築石堤並山

丁丑壬午乙酉三次南巡均至徐城閱視河工形勢次第籌辦添甃石堤俱用石十七層以資鞏固其舊有石工三段長九百七十餘丈較之丁丑新建石堤短少二三層于庚子南巡時命嵇璜薩載會勘一律加高十七層又自韓山至奎山一帶向止土堰該亦一律接築石堤四百五十丈直連山腳俾濱河永保安居

無不籌度

洛諏得宜而後行是皆遲之又遲不敢欲速之為夫臣之事君其有知不可而强諍者鮮矣河工關係民命未深知而謬定之庸碌者惟遵旨而謬行之其害可勝言哉故余之遲之又遲者以此而深懼予之子孫自以為是而後之司河者之隨聲附和而且牟利其間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在他事則可在河工則不可河工而牟利宣洩必不合宜修防必不堅固一有疎虞民命繫焉此而不慎可乎然而為君

者一二日萬幾胥待躬親臨勘而後剔其弊日不暇

給馬則仍應於敬

天明理根本處求之思過半矣予之舉而大事而皆幸以

有成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夫察吏安民行慶施

惠羣臣所頌以為亟美者皆人君本分之應為所謂

有孚惠心勿問元吉予嘗以此自勗也至于克己無

欲以身率先千乘萬騎雖非扈蹕所能減而體大役

衆俾皆循法而不擾民亦亟其難矣斯必有以振其

綱而挈其要然後可以行無事而胥得宜實總不出

敬明兩字而已故茲六度之廵擕諸皇子以來俾視

予躬之如何無欲也視扈蹕諸臣以至僕役之如

何守法也視地方大小吏之如何奉公也視各省民

人之如何瞻覲親近也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廵而

西師之事更不必言矣敬告後人以明余志

廵幸儀凡

時廵省方

命下禮部具議以
聞乃宣布諸司及
巡省之方豫期供備其地方大吏飭文武官屬敬修迺守
攻迺職事無敢不敬戒
駕所經行守土官陸治橋梁道路水備舟楫以俟既
諏吉閣部院寺府監疏列正貳官銜名請
旨扈蹕武衛諸臣部勒羽林衛士軍卒嚴明紀律鑾儀
衛官整裝

御營次舍供張皆依時畢辦

右戒辦

啓行前一日遣官祇告

奉先殿如常儀鑾儀衛校以行營次舍先發至日昧爽鑾

儀衛陳

騎駕鹵簿於

聖駕所出禁門外扈從王公暨文武各官服征衣佩弓

矢留京王公百官蟒袍補服咸按翼序立門外祇

候

鑾輅經行之地

時命扈從大臣等䕶視田野青苗禁踐踏者稽察馱車

舟楫禁嗌道爭先者皆出郊先發屆時

皇帝御征衣乘輿出宮導從扈衛如常儀鼓吹振作鹵

簿前導扈從王公各官咸跪候過與乘騎隨發留

京王公百官跪送候過與各退

駕出郊鑾儀衛校鞰鹵簿

御前張黄龍曲葢領侍衛内大臣率侍衛佩弓矢親軍二十人執豹尾槍前後翊衛豹尾槍後扈從諸王貝勒貝子公為一隊次公侯伯以下文武各官為一隊次八旗官軍依旗為隊每旗齊馬首按部就班從人輜重隨後扈從次第進發鴻臚寺官豫傳百里内守土文官率紳士耆民武弁率本軍肅隊於

御道右百步外序列

駕至跪迎俟過輿隨至

行宮行禮

右鑾輿發京師

鑾輿既啓行有司豫庀

駐蹕行營重城張幔殿黃幄五里外遠斥堠八旗護軍

布幕環列於重城之外閣部院寺府監扈從官布

幕環列於護軍之外皆以

御營為向

駕至詣
行營王公離東旌門百步內下馬從大臣羣官百步
外下馬從均候
宮門前奏事如常及夜嚴鼓侍衛率禁旅分番警巡
五漏交外營從官衛士聽角聲治行裝蓐食陸續
前後扈從王公大臣豫至
駕所出旌門外道右按翼序立內大臣侍衛於
宮門前序列辨色

皇帝御輿出宮翊衛如儀衆騎從地方文武官跪送道

右如初迎禮

右行營駐蹕

御道所經

名山大川及

歷代帝王聖賢名臣忠烈陵寢祠墓在三十里以內

者

行在禮部奏遣扈從大臣各一人齎香帛致祭如儀

詳見郊社考
及羣廟考

右祭所過名山大川

將至

巡省之方將軍總督都統巡撫總兵官出境奉迎提督學政布政使按察使道府以下州縣以上文官副將以下守備以上武官於本界奉迎皆蟒袍補服

恭俟道右

駕至跪候過輿隨行至

行宮紳士耆民隨守土官俟跪迎翼日望秩於
方嶽及祭古昔
帝王功德隆重者
先聖先師皆
親詣行禮境內山川先賢名臣忠烈祠墓遣官致祭並
如儀詳見郊社考及羣廟考
右望方嶽秩山川百神
駐蹕行宮日

覲地方大吏察其所屬能否而黜陟之

清問民生利弊隨宜興除

臨視河防

指授方畧

名試陳詩獻賦之士量授以官廣泮宫取士之額以勵

文風

親閲方鎮重兵辨將備材武軍士技勇以講武事所過

府州縣蠲免正賦訪問黎老凡男婦年七十以上

者

賜銀米有差

右考績行慶恵

省方禮畢乃以回

鑾吉日宣示在京羣臣

鑾輿旋蹕地方文武大吏率屬跪送如奉迎禮内閣得

旨宣布各部院寺府監

駕將至王公暨文官京堂武官副都統以上

內廷供奉記注翰林官科道等官咸蟒袍補服豫出郊
至
駐蹕行營外道右序立祗候
駕至跪候過輿隨至
行營恭請
聖安各退翼日黎明序立于
聖駕所入禁門外祗候
駕至跪迎

皇帝還宮遣官祗告於
奉先殿如初禮
右回鑾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九

王禮考十五

大狩

臣等謹按古者蒐苗獮狩之典所以講武事而數軍實其事與振旅治兵相表裏降及兩漢射熊長楊之館校獵廣成之苑詞臣鋪張形於賦頌唐開元禮有田狩儀宋初恒以秋冬或正月田於四郊

元時御位及諸王位下皆有打捕獵户而近郊捕獵則謂之飛放今之南苑即元飛放泊也明時亦稱南海子置海户千餘守之永樂天順間常蒐獵於此我

朝以神武定天下

太祖

太宗開國之初常率諸貝勒大臣親行校獵申嚴軍令賞罰必當

世祖一統中外歲時
行幸南苑閲武
幸塞外行圍以習武備
聖祖際承平之運自三孽平定以後兵革不試然猶
時巡塞外建
山莊於熱河每歲避暑於此蒙古諸部獻其牧地以
為
至尊肄武合圍之所秋時大獮名王扈從射獵奔走恐後

畏威懷德悉主悉臣盖於講武示度之中寓柔遠綏邊之畧視古所稱為乾豆為賔客而有事者規模更宏遠矣我

皇上恪遵

家法每歲

廵幸木蘭舉行秋獮之典四十九旗及喀爾喀青海王公分班入覲負弩先驅一如故事加以

天威遠暢西域蕩平康居大食之名王布露大宛之貢

使投誠歸命稽首塞垣者莫不瞻仰

清光蹈舞震讋所以法

天行繩

祖武鑒文恬武嬉之失而

厪持盈保泰之衷訓武習勤治内安外用永固此丕丕

基也猗歟盛哉

天命十年四月

上自瀋陽城出獵初

上命族弟王善等統兵征東海尾爾喀部有功至是軍還
上自瀋陽城出畋迎之翼日至避蔭地行獵凡四日會於
木户洛地王善等率衆軍士朝謁
上以所獵獸百餘賜之
天聰二年十二月戊子
上率諸貝勒羣臣出獵於東北四百里外三窪地方是行
也
上親殪五虎從臣皆驚服神勇下令諸貝勒射中之獸有

爭論者付審理官驗對勿明言諸貝勒射中何處爭論之人射中何處但匿名驗傷即付傷痕相符之人

四年十一月己卯

上幸札木谷行獵時節候嚴寒隨獵之人俱苦寒瑟縮垂帽護面及耳

上諭穿帽手不入袖控縱馳射若不知寒漢人蒙古各官莫不稱異

六年十月己巳

上行獵至新哈達地方庚午獵於費德里山甲戌

上還瀋陽

諭諸貝勒大臣曰凡出兵行獵時有為盜者論罪大小或殺或鞭久著為令乃此番行獵仍有盜鞍轡鞦屜等物者是法令不彰而人不遵守也夫蒐苗獮狩原以講習武事必紀律嚴明然後人不敢犯今行獵兵少尚多犯法若師行動衆將何以約束之乎爾諸貝勒大臣其徧

行親察嚴加懲治於是諸貝勒大臣等嚴查緝獲

上以就彼地處分恐衆人不知令擒至瀋陽梟首以狥丁

亥

上率諸貝勒出地載門往獵於葉赫地方庚寅

上行圍

諭諸貝勒曰爾等不可以獵人所射之物冒為己之所射

而奪取獵人誰不懼爾諸貝勒若爾等強為己有而奪

之誰敢抗拒特阿薩蘭布庫侍側

上目之曰如彼最稱強勇我若令之仆彼敢不仆乎遂以
手指阿爾薩蘭令之仆即仆因
諭曰爾等若強奪獵人之物亦如是也自後獵人不得以
己之所射因貝勒之故而讓之宜各就獸被傷處審驗
真偽再令隨爾等之綿甲軍各立誓倘再有厮卒人等
盜取馬絆鞊轡等物者罪及其主決不姑宥至爾等之
厮卒出入圍場者俱不得攜帶弓矢違者罪之
十二月癸酉

上率諸貝勒出獵至撫順所有獵卒八人强取民間積薪
各鞭二十七集八旗大臣
諭之曰自今以後不許私入莊屯擅取堆積柴薪行獵時
山木亦不得砍伐違者執究庚辰獵於尼野地方辛巳
以從獵者亂行復
諭每旗令大臣一人專私統轄有不隨札蘭牛彔行走逗
留失次者皆執治之
七年十一月辛亥

上率諸貝勒往獵於葉赫地方癸丑

諭隨獵大臣官員軍士等曰凡行獵處有擅入圍中者貝勒罰良馬一匹札蘭額真罰銀十五兩旗長罰銀十兩閒散人罰銀九兩離伍退後者與入圍同罪過榛莽而規避不入者亦罪之見野豕成羣不驅入圍入而向外逐射者亦罪之見猛獸在易射之地則往告貝勒在險地則令原派勞薩等入捕之其餘閒散厮卒宜令在後有射中麅鹿帶箭走入圍中者即告於所在貝勒准其

追尋不告而私尋者罪之

八年十一月甲戌

上率諸貝勒獵於蒙古地方乙亥

諭從獵者曰蒐苗獮狩古人原以之講武須有紀律若猝遇猛獸不可輕射毋許一二人逗留在後有逗留者執之若遇黃羊勿逼近追逐恐逼逐之反致從後逸出爾等各按汛地分圍駐守帶傷之獸不可隱藏馬之羈靮鞍轡毋相私竊違者罪之

九年六月癸卯

上諭諸貝勒大臣曰昔

太祖時曾禁諸貝勒子姓不許郊外放鷹今聞違背禁令仍復擾民此風漸不可長放鷹之人應自備牛羊以供諸人食用不宜需索民間若剝削小民而取其牲畜貧民何以堪此且朕凡行師出獵雖嚴寒之時皆駐蹕郊野不入屯堡亦恐耗損民物耳嗣後放鷹之人如擾民不止事發之後決不輕恕

十一月癸亥

上與諸貝勒率兵三千往獵於長嶺丙寅傳

諭從獵者曰凡札蘭章京該管汎地務宜申明約束遇野豕及熊勿射但向圍內逐之若遇虎遣人奏聞並傳報諸貝勒隨後躡其蹤若朕及諸貝勒已射之獸從人尾追勿因追獸脫走而奪他人所射之獸倘有奪取者許同赴驗傷官處察視

上遂由長嶺歷米鵝湖蒙古莫落科及鳩綠哈達諸地射

獵凡十有二日

上射殪虎四鹿麅野豕共一百二十八

崇德二年閏四月乙卯

上率諸王往獵於葉赫地方丙辰

上渡遼河行獵時有護軍統領哈寧噶巴都禮等率獵人前後離伍行

上怒責之曰爾等皆習熟畋獵之人凡獵必先整圍場然後併力合圍乃可獲獸今爾等漫無紀律或前或後何

獸之可得耶此皆該管章京懦弱不能約束之所致今姑寛宥後再如此定治以重罪

七年十一月甲戌

上率諸王貝勒羣臣出地載門行獵於勒克地方丁丑

上由鐵嶺獵於開原丁亥獵於吳牙漢地方見有帶傷之鹿從正白旗汛地奔走傳令射之正白旗人俱不射鹿遂逸去

上怒集從獵衆官

諭曰夫疲馬力以行獵者原欲公同合力射獸耳在事之人不分彼此遇獸即當射殺不射不殺何能有獲朕親令正白旗人追射帶傷之鹿竟觀望不射聽其逸出不可不加懲治於是執札蘭章京等官吏畨鞭責復以正紅旗札蘭章京道喇哈寧噶汎地有帶傷野豕逸出亦鞭責之

順治三年十月禁官員人等於近京百里内圍獵

貝勒以上欲獵於百里外者必請

旨方行違者治罪

八年九月禮部擬定儀注凡

車駕出徼外藩王以下公以上於行在朝見賜宴各官侍班鳴贊唱贊行禮如不賜宴不侍班行禮亦不唱

贊從之

十年三月

上幸南苑行圍

南苑方一百六十里在永定門外二十里元為下馬

飛放泊明永樂中增廣其地以為畜養禽獸種植
蔬果之所中有海子大小凡三自萬泉莊平地湧
泉滙注於此四時不絕有晾鷹臺亦名按鷹臺皆
元舊也禁城北有海子故此別名南海子
本朝設總管防禦等官守之周圍繚以垣墻四達為
門時
命禁旅行圍以肄武事
臣等謹按

南苑行圍

世祖親政以後

聖祖御極之初歲每舉行

皇上踐阼以來亦歲時習武於此比於周之靈囿漢之

上林茲特舉一以見例其餘不復備載云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甲戌

上幸米峪口乙亥

上聞居民有為虎傷者是日圍獵南山

上親殪二大虎并一小虎民絶虎患

二十一年二月

上廵幸盛京辛丑

上出山海關行圍壬寅次中後所癸夘次寧遠州丙午次廣寧縣皆行圍

三月丁巳

上自盛京至琉璃河戊午次札凱皆行圍庚申

上廵幸烏喇地方行圍辛酉次鄂爾鐸哈噠壬戌次哈噠

畢喇癸亥次喇湖塔鄂佛羅甲子次庚額乙丑次

庫魯戊辰次阿爾灘諾門己巳次色穆懇畢喇皆

行圍

四月辛巳

上自烏喇回鑾己丑次噶哈達巴漢辛卯次威遠堡壬辰

次三塔堡皆行圍甲辰

上在沙嶺城行圍甲辰

上在寧遠州行圍

臣等謹按我
朝
列聖相承神武天縱是歲
聖祖仁皇帝廵幸盛京出山海關抵廣寧次烏喇途間
親御王弧行校獵之典嗣後每歲出口行圍或一歲再舉
每合圍時射殪虎豹甚多我
皇上恪遵
祖制歲幸木蘭以習勞肄武吉日教獮獲禽無算恭讀

記注所載

御箭射中虎豹熊羆應弦即仆者無日無之茲故不能

備錄非如周易之獲三狐雅詩之殪大兕以偶然

命中誇耀簡冊也

丙寅

諭寧古塔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瓦禮祜等曰圍獵以

講武事必不可廢亦不可無時冬月行大圍臘底行年

圍春夏則視馬之肥瘠酌量行圍令貧人採取禽獸皮

肉須預先傳明日期以便遵行所獲禽獸均行分給圍獵不整肅者照列懲治不可時加責罰苛求瑣屑遇有猛獸須小心防禦以人為重勿致悞有所傷

十一月定派兵口外行獵之制是月戊辰議政王大臣等奏口外一年兩次行獵講武事宜

上曰一次行獵每佐領派護軍三名驍騎七名太多若口外一時不得水草不亦難乎尚書杭艾等奏曰議政王大臣曾議及此但既為講武不便太少在外分作

兩班行獵亦不為多口外地方水草似不缺少

上曰一年兩次行獵專為講武與行兵無異校獵紀律自當嚴明從前行獵之人概令帶旗不許擅射令既講武若槩令帶旗不許馳射何以習武此行獵於三四人內令一人帶旗其餘俱令馳射如此遞換帶旗遞換騎射則均可練習武事蓋獵章京最為緊要應於章京侍衛內揀選才優者委任其行獵紀律當作何嚴明預令通曉著議政王大臣再議具奏至十二月甲戌朔議政王

大臣等遵
旨議定行獵紀律入奏得
旨兵數太多駐營之地水草必致艱難朕意一年派兵一
萬二千名分為三班一次行獵撥兵四千於四月十月
十二月令其前往行獵則兵既少水草易得人馬俱不
致困乏近見部院衙門官員不諳騎射者多以前亦有
派往出征者此行獵亦著一併派出令其嫺習騎射
二十二年三月戊午

諭派出行獵諸王大臣等曰圍獵之制貴乎整嚴不可出入參差令左翼官在左右翼官在右統轄而行宗室公等毋得越圍場班次在後逗留如或逗留則衆人停待圍場必致錯雜爾等須嚴加管轄先是宗人府題分派

諸王三班行獵事宜

上曰爾等如何分派和碩安親王岳樂奏曰臣等為便於

行走各視其家族分派

上曰行獵雖係習武亦有整飭號令之事一班之內皆派

一旗一家之王恐圍場中不便彼此爭論隨取擬派人名參互更定復

申諭訓飭之

六月

上幸古北口外行圍

臣等謹按

實録

世祖章皇帝順治四年

駕出張家口行獵八年
駕出獨石口行獵次上都河由古北口入塞外行圍實始
於此
聖祖仁皇帝屢
幸塞外衆蒐田之典蒙古諸藩獻游牧之地周千有餘里
規以為圍塲即所謂木蘭也嗣後每歲
車駕避暑塞外至秋進哨行圍率以為常間於冬月再出
口校獵

聖躬之不自暇逸如此茲不復具載而謹誌其緣起云

二十三年設虎鎗營時黑龍江將軍送精騎射善殺虎新滿洲四十人到京令分隷上三旗設虎鎗營總統一人以内大臣或侍衛充每旗設虎鎗總領以大臣侍衛參領官員充凡

大狩行田則從遇大獸則列鎗從之若

命殺虎則以首先刺虎一二人名奏

聞至雍正元年定每旗虎鎗總領二人虎鎗長七人副長

七人三旗虎鎗凡六百人旗各二百人凡虎鎗總統總領皆著黄色馬褂鎗長紅色馬褂虎鎗人白色馬褂襟俱鑲以青

四月令各省駐防官兵每年分班行圍江寧將軍

瓦岱疏言請率標以下官兵一年兩次行圍得

旨瓦岱所奏極是各省駐防官兵若不令其每年行圍習武漸致怠緩軍士將流於玩愒為匪但江寧地方駐防雖久向不曾令其行圍恐民人不知以為駭異著該督

撫將習武行圍之處明白傳諭又恐軍士行圍借端搶奪騷擾地方著該將軍嚴行禁戢

三十七年

上廵幸盛京

十月癸卯

上於奇爾賽畢喇地方行圍射殪二虎其一虎卧於山下驚鳥鎗聲而起

上隔澗發矢穿其脇虎應弦倒斃新滿洲俱大駭奏曰從

未聞隔澗望影能射倒猛虎者也

四十年

上巡幸塞外行圍

八月甲申

上行圍發矢穿兩黃羊并射斷拉哈里木時近御諸台吉無不驚異奏曰即鳥鎗亦不能穿兩羊並拉哈里木我等自幼從未經見如此射法

上曰此亦借黃羊跳躍之勢故射穿耳

四十二年建
行宮於熱河曰避暑山莊自古北口至熱河
車駕頓宿之所曰巴克什營曰兩間房曰王家營曰常山峪曰喀喇河屯自熱河至圍場曰中關曰波羅河屯曰張三營皆有
行宮俱康熙年所建規制朴素有茅茨土階之風焉
四十八年
上巡幸塞外

九月丁亥

上於巴顏咜羅海獲異鹿藏其角內庫

臣等謹按自古帝王之世河出圖洛出書麟遊於郊鳳翔於苑以凡景星慶雲白狼赤兎之屬罔不爭呈符瑞以光至治之隆

聖祖仁皇帝登三咸五陰陽和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山靈亦獻其奇異鹿所由獲也恭讀

御製鹿角記有曰嘗閱武庫所藏

皇祖時鹿角一記曰康熙四十八年九月五日
上於巴顏陀羅海所獲其長自剅骨至岕各三尺九寸有
十分寸之五兩岕抵直得七尺有九寸兩末徑距凡
四尺叉之數十有六最末者不岕而博狀如魚尾叉
如芝朶近剅者其圍八寸有十分寸之二旣堅且澤
不紾而昔景鑠哉是蓋我
皇祖神威所攝山靈不敢閟其珍用出瑞獸以燕
聖人而什襲天府示我後昆俾無忘

先烈詒戒益勤也臣等仰見
聖祖仁皇帝內府珍藏詒謀深遠
皇上頌揚
祖德久而彌光豈特表希世之殊祥永無疆之休應已哉
五十年
上行圍自熱河啟行
八月庚辰次鄂爾楚克哈達是日
上哨獲大鹿十一船廠佐領那柳奏曰臣生長本地一日

獲十一鹿者臣實未經見真神奇也

上曰朕從來哨鹿行圍多所殺獲何神奇之有

五十八年八月己未

諭近御侍衛等曰朕於騎射哨鹿行獵等事皆自幼學習稍有未合式處侍衛阿舒默爾根即直奏無隱朕於諸事諳練者皆阿舒默爾根之功迄今猶念其誠實忠直未嘗忘也朕自幼至今凡用鳥鎗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猻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

猪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圍場隨便射獲諸獸不勝紀矣朕曾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畢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數也朕所以屢諭爾等者以爾等年少宜加勤學凡事未有學而不能者朕亦不過由學而能豈生而能者乎

六十一年

上幸塞外行圍賞隨圍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衣物有差理藩院議定蒙古隨圍之多羅郡王四人各

賞緯帽一綿龍緞袍一粧緞褂一佩帶一副靴一雙腰刀一撒袋一副弓矢具貝勒四人貝子二人公四人減腰刀撒袋弓矢餘與郡王同札薩克一等台吉一人減緞褂餘與貝勒貝子同台吉塔布囊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侍衛總管副管驍騎校等共四百二十二人各賞官用緞一隨圍驍騎長槍手鳥槍手前鋒護軍領催哈嘛爾嚮導捕户等共千七百四十二人各賞銀六兩牽駝馬人及

蒙古王等之隨從人共五百八十五人各賞青布一銀三兩

九月乙酉

諭議政大臣等從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圍勞苦軍士條奏者不知國家承平雖久豈可遂忘武備前噶爾丹攻破喀爾喀并侵擾我內地扎薩克至烏蘭布通朕親統大兵征討噶爾丹敗走後又侵犯克魯倫朕統兵三路並進至昭莫多剿滅之今策妄阿喇布坦無端侵犯

哈密地方朕徵發阿爾泰及巴爾庫爾兩路兵進剿策妄阿喇布坦聞之心膽俱碎乃遣策零敦多卜等潛往西藏刦掠䝉古壞寺廟土伯特地方已被殘毒朕又遣大兵前往擊敗策零敦多卜等復取西藏救土伯特於水火之中我兵直抵西藏立功絶域此皆因朕平時不忘武備勤於訓練之所致也若聽信從前條奏之言憚於勞苦不加訓練又何能遠至萬里之外而滅賊立功乎爾等諸臣咸宜知之

雍正八年四月令八旗侍衛執事人等學習步圍

副都統劉汝霖等奏言漢軍人等應習步圍得

旨步行較獵甚為善事人人既得學習而於行圍之道亦得嫻熟爾等每年與其較獵一次不若多演數次為善嗣後於初冬行步圍時每一旗令行圍二三次其行圍之時著各該旗大臣等親身帶往於前一日奏聞每圍派侍衛打牲人鷹上人或二十名或三十名亦著前往如此則侍衛執事人等既得學習而兵丁等亦得嫻熟

行圜之道矣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九